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三十一

蕭山 朱槰 雲木

政敎

荒政前

謹陳根本之計以襄治平疏　順治二年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劉明偀謹

題為治世莫如愛民愛民莫如救荒謹陳根本之計以襄治平事臣嘗讀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然財之流為貢賦而財之源為耕耘周家以農業開基而創垂八百之緒漢代以劝農頒詔而幾致成康之理故曰国之大事在農又曰一定之計在春豈非謂有春耕而後有秋收無荒地而後有熟田民乃固不可緩哉我

皇上定鼎以來

德播六合

威暢八荒元兇授首混一可待業已遴人于光天化日之下措世于耕田鑿井

之休矣、但比年以来、遭流兇者、风声鹤唳、有不靖之烽烟、遇災荒者、

流离逃亡、成赤地之千里、由

畿、南以及山東、所在而是、諸臣言之至詳、然言之而不思所以救之、其荒自

若、即曰蠲租、以軍国之大、能常常蠲之乎、即曰綏徵、以不耕之食、能

常常綏之乎、非設计躯里之日甚一日、何時是已、况耕耨春暮、時序幾

何乞

皇上念根本之计、行及時之典、

勅天下有司、俱止词讼、省刑罚、躬歴郊原、率民力作、又令撫按察核、以境内

無草莱者注上考、以鄉井多逃情者定庚罚、凡為司牧、多方设處、十

室九空者、借之以種、今秋成还倉可也、欲耕不能者、給之以牛、令畝終

上價可也必是而民歸農則盜賊息矣禾稻熟則貢賦裕矣野富則國不貧又似小而關係大民足則兵饒餉似又似緩而取效捷凡古者非日之積說也既庶矣利用富既來之利用養從來帝王之世或教民稼穡或盡力溝洫或春省而補不足或春和而议賑貸自古記之矣乘天之時因地之利順人之和不獨歸化者享樂利之休即强梗者與賣劍買犢之念本固邦寧億萬載不拔之基端在是矣

安置流民疏　順治十年

禮科給事中臣李惘謹

題為

勅發稽查安置流民事宜以廣

皇仁事竊自霖雨連旬河水相助為虐凡被災地方人民逃徙艱辛萬狀臣同官

王禎於七月初九日具疏于豐[illegible]地方設法招徠奉有作速詳議具奏之

旨本月二十七日戶部題覆請

勅直省督撫轉行各府州縣悉心招徠務令流民得所至于陝西逃人在請

勅下兵部議覆奉

聖旨依議欽此仰見

皇上飢溺由己之心、務期安告災民早出阽危而登之衽席也但稽查逃人一款至今未見兵部議覆即聞諸道路之口、流民群集各境上者縣官牌催不許入境、土著之家無敢輕為居停、扶老携幼、相對號泣、甚至有投水自盡、者聞之可為痛心、是戶部照奉
旨咨行督撫、督撫照轉行各府州縣、而有司之不敢留土人之不收此故也况在前秋月、但苦啼飢值茲冬、時、更迫號寒填配溝壑、少一老幼、即少一
朝廷赤子、急而走險多一壯健、即多一地方盜賊、然則此流離之民、不獨可憫亦可慮也、入冬以來、
皇上於五城地方
勅令設立房屋、以養貧民、病瘵切悼体、

堯舜再見豈沿汾數萬生灵忍其立而就死伏有絲面入告為斯民請命者旨知

皇上以天好生之仁必有不惜弛禁解網以立甦此殘喘者況臣植之所條陳供單甘結自有可以補逃人法律並行不悖者乎伏祈

敕下兵部持稽查一切宜立行具覆則

聖恩早霈一日流民即早生一日矣

安插流移疏　順治十一年

兵科右給事中臣李裀謹

奏為安插流移兼清逃窩以拯殘黎以廣

皇仁事竊見天災流行民不堪命棄家就食勢所必然

皇上竭賑之仁窮蠲編沐而終不能止其流徙者飢民甲多非赴食地方安以救死為生耳近以逃人法嚴地方官不敢容留使鳩形鵠面之人彷徨道途間欲往不得欲還不能有相率而就死地之苦直省督臣李蔭祖流民轉徙堪憐一疏形容殊為迫切已奉有兩善之評交部速議矣臣愚以為安插與窩逃法之寬嚴固有可兼並行不悖者夫所謂逃人者不過三五成羣潛匿于親戚之家及僻遠之境耳若挈

䊵参 省遊二 紫

妻子、吞甥寔驅牛騾而行、以平度州才成閔一案者、乃偶有之事、
间有携婦女逃者、雖東方改其婦女之耳輪、不可掩也、似宜于流民
之法、稍為変通、令地方官於查牌甲、詳造冊籍、土着者為一冊、流寓
者為一冊、細察其姓名口數、原籍某州県某里社人、責令投遞互結、
特冊报部、倘中有協帯乃發之日罷、坐互結者、地方官与土着者免
议、其被災地方、亦令閲造逃亡姓名口數、一併报部、兩相磨對、必籍
貫姓名或有異同、非逃即流、自可按冊拘提查理、是流民安插安置之
人稽察乃愈及也、且此法果行、兼可查詰盜賊、俾不能詭名托足、投查
滑戶、令不得巧脱丁徭、不尤兩利乎、又即如乃近中拿獲沂鄉减延齡福帖
内称捉獲馬賊六名、帯馬九匹、並弓箭器械等物、詰問之皆係逃回

逃人原不專匿于土著之家、奈何偏以累流徙之中、從無覓而就死地

乎、夫使

朝廷數萬赤子、填于溝壑、罔謂之恫、即挺杖之險、桎履之華、殲滅之易、救是

溝瀆也、蕉荏苟同歸于盡、其初固覺覺無告之黔黎也、赤之不足為感

之終屬可恫、

皇上堯舜為心、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此數萬生靈、駢首就死、諒

聖心之所不忍也、然則為寨逃于牌甲之中、寬飢民以救留之路、或亦並行

不悖之一道乎、

敬陳民困疏　順治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感誦

皇仁、敬陳民困、仰乞

勅部亟議拯救之策、以固根本之圖事、臣恭聆

詔諭、拳拳以民生不安為念、而引咎責

躬、布赦罪宥過之令、一時聞者無不感泣、古帝王下車解網、澤及天下、率由

是道也、顧有罪之官民、尚得均沾優渥、而無辜之赤子、何忍坐視

死亡、即如

畿輔之民、圈佔之後、田廬蕩然、年來水澇頻仍、道殣相望、近以逃人

中多、立法不得不嚴、而有司奉行未善、伏黠從者竟無所歸、督臣

李蔭祖給帶入告、

皇上已洞然動心、今聞山東一帶流民、浪千百成羣、携男挈女、嗷嗷聚河干

望、殺無門、逃生無路、當此嚴風寒霰、墮指裂膚之時、衣單衣不

掩脛、食不充腹、流離溝壑、甚待死而不忍遽為盜賊、此

皇上之良民、實可憫也、或其中有遊蕩無知、不肖棍手亂先覺、一旦良民

化為亂民、即發兵剿除、亦加推了、究其所躲、亦止為無衣無食致

之耳、歟

皇上於刑獄治重罪、再三詳慎、顧今此類逃無告之人為良民而求生不

得、為亂民而逃死無名、當亦

皇心之所痛惜者矣伏祈
勅下戶部滿漢諸臣悉心區畫或廣集
廷議各抒所見務令見在飢寒之民何以置之生全各處流移之輩何以
獲所依歸其招撫流民與窩隱逃人之法兩相妨礙者何以定適本
善必使有司無畏罪之念然後百姓有可生之塗必使富民無牽
累之憂然後窮民有手援之望救焚拯溺爭在須臾恐文移往
返戶籍稽查終不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側聞
恩詔從前窩隱未結之罪咸赦
覺是民間已曉然熙息而窮廉向後之奉行尚煩
皇衷之矜恤既于撫育之于犯罪之後又何難稍寬之于議罪之初倘曰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康乂民生為久安長治之計

者、是在

皇仁推廣閭閻、至于地方有司、招徠流移、必須明立賞罰、分別大小中

州縣為三等、各安插若干、過額者作為優叙、不及格者作何創懲、

勿僅僅以紀錄罰俸定功罪、而好義之紳衿百姓、亦須廣開功名

之路、鼓其爭趨之心、此又在計臣詳晰條列、務使盡一守遵也、

再陳民困疏 順治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遵

旨明白具奏事臣於本月十七日具有感誦

皇仁敬陳民困一疏奉

旨龔鼎孳身為言官果有確見即當明白指陳這本請廣集廷議各抒所

見尔之所見仍不先言著確實明白速奏該衙門知道欽此仰見

皇上虛怀詢訪不遺芻蕘之至意臣敢不以所見先言之竊思百姓之流

离被由于道府有司撫綏之無術蓋其平日精神不用之于詞訟徵比

及一切不急之務原未嘗有愛養小民之真心而又無良法以稽查

逃人往將流亡失所之民盡行驅逐以致顛連轉徙日積日多且謂流民之中逃人易相溷樓者以其散處而便於作奸也今若令所到之地有司即擇空閒公所及寬廠寺院數處將流民盡數屯聚其中擇該地方員役之謹練者分董其事編列姓名一如保甲隊伍之制令其互相認識互為稽查不許零星四散或東或西伏民間既不便容留而有司亦難施約束如其安置得當仍倣市師五城賑粥之例地方官每日親至其處詳悉經理既動之以周恤之惠又怵之以連坐之條誰無人心甘為客隱是則于賑濟流民之中并寓稽察逃人之法道府有司奉行有效即為破格陞遷亦一策也近

裁

流民既無所歸然逃往山東河南一帶而山東河南皆有與屯道疑桊

布于州縣之間合無通令隨在招集亦做保甲隊伍之制令其自為村落自相保聚仍量給牛本以資農具如此則拋家失業之輩皆可化為耕田鑿井之民而招撫流移與開墾荒田合為一事並最政之大者果能安插得法遣散亦破格陞遷此一策也積貯給賞尽取之于公家則物力有時而絀且是必大破常格鼓舞樂輸乃為有濟合無明立賞格各地方紳士商民有好義急公者或銀或米隨數輸之于官銀至數千兩米至數千石者作何錄用其或以千計更數百數十計者俱作何分別敘錄請部詳為條列畫一通行務使人人踴躍爭趨恐後而樂輸之外一切收養安插之事悉聽官為經理紳士毫不與聞如此則有收恤之實無收恤之累此又一策也以上四之

所見不過一得之愚、未必施行盡善、故欲廣集

廷議、共商長策、擇其至當者而從之、無非仰体我

皇上愛民之心有加無已、不敢執一己之見而貟為傷若保之

仁也、謹據實回奏、統祈

覧宥施行、

請災賑濟稽延疏 順治十一年

工科給事中日翁自涵謹

奏為賑濟実沐
皇仁稽延反滋民累懇祈
天語,庚飭速竣,以安饑輔事,竊照項者天災流行,民生疾苦,
皇上軫恤為懷,恩先蠲賑,
特遣滿漢大臣十六員,齎帑金二十四萬兩,分道賑濟,已經逾月,
兗雄憂民之心,海宇同風,感泣,仍恐八府窮民,世世焚項,乃臣更有請者,八
府道理(里)有遠近不同,州縣有大小互異,戶部又經題明,某斟酌銀數
多寡,尚未及立勒期報竣也,臣謂民不失時,則生計自遂,官不擾
民,則民生自安,方今菊畝告急之時,前之飢寒,子遣者勉強
借貸牛種,尽力耕作,一聞

朝廷有賑濟大典務必懸餉以待究竟賑銀少而窮民多速給批可資生速發使須守候窮民既苦盤費又妨農功得少損多反成累擾且大臣所至供億最繁夫馬糧料勢在不免問之官則有司何術應全活之民則災黎益深吸髓若腹役日延一日恐有窮民未霑實惠而守令既苦于應接里甲更苦于攤派者矣

聖主愛民之心奉行未善不幾反致病民耶乞

皇上亟勅該部查照道里遠近州縣大小嚴催速竣大縣不得過兩日小縣不得過一日滿漢大臣務須先時精亦輕騎親臨為我

皇上早沛一日之恩而百姓早蒙一日之命為各地方多省一日之費而大臣多造一日之福庶幾輔安而天下共安也大臣為

朝廷股肱六曹職業豈容久曠懇祈早授時亮

天工又諸臣所當夙夜自矢者耳此某臣言不謬仰乞

聖鑒採擇施行

請停察荒之差疏 順治十六年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奏為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東省之民以免無益之舉事臣竊惟藏富

于民者帝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

田税、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家叔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曆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偽百出、閣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于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載而後畢、況一歲乃竟之乎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況東省之民、困于修河、困于拉船、困于驛站、困于防海、魚網之利、亦無所獲、且令大兵征滇黔者、自南而北、剿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牲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役侵尅、民之困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況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

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按耿焞開報已尽、言者犹以為中多虚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考、檃括、亦無幾矣、令專官往察、至有貪者亦不能無擾民之及、何者、調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丈、道里遼闊、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迍邅、累餘候報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田賦未增、而民力既困矣、工無益于國下無利于民、皇〻者華、遣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臣愚以為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根像為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日用殷繁、前此犹冀多增賦額而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曰

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為多予不如普予愛固必先愛民

敢仰体

皇上軫恤元元之意救濟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奏

詳陳救荒之政疏　順治十七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呂毓斎介檀

為詳陳救荒之政請析

據本參覆遵之處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脉。又窃照荒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于流离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象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东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及今之時不為救，則百姓流离死亡，户口愈少，地方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归德一帶地方，民皆剽悍，膂力過人，自古以来盗賊多起于此。然民非樂為盗也，冒法而為盗則死，畏法而不盗則飢，故其弱者甘心飢餓，其强壯者則挺而為盗矣。設法以賑救之，民命得延，盗萌可息，此正極拯弱救焚之時，乞乃以寬限月日者，謹條列其事于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飢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被災處宜令有司停止鼓朴賠勒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參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財以救飢饉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一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飢荒救民命令被災處積谷宜令按撥速行清查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中其春夏解部銀仍各留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費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粟濟不如銀濟令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搖腹其鄉村居遠者赶趨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

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必按根花名量口給散必一人立日給一升

計一月三斗之粮難（須）而有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

稍務生理修其畎畝矣

一 貸官粟以佚補貸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臣姚廷啟領約

文已俱有貸糧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聚民即

所以足食請

勅按清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粮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

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閱造清冊以待秋

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 停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于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勅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粮銀雜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迭志

厚官吏持糴于粮賤地方归而減價平糶于民米價不致騰躍

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飢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

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册分別褒奬考明之旧典有給与七品八

品冠帶者有請旌表义门者有竪立牌坊并有特賜勅書以奬勸

之并則好义并發荣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裁抑價以来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来一抑其價本境之有谷者

閉糶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

州、皆不限米價而賣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糶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忍隨分界之殊、請

勅督撫、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設賑錢以資賑貸、賑錢積穀、原為防飢、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于缺糧州縣倉內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二十五斗

今若做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為利例則費用廣而脈益薄矣

一 盍祈禱以回

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勸但從來故乃奉行

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尊引而不音習勞是其心既

不以赤子生靈為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

勅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誠恪祈禱不得仍前

視為故事若有怠忽等撫按糾參

一 勸收瘞以廣

皇仁凡民飢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于死地尚係有司之罪況又

不為收埋任為烏鳶狗彘所食為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勅按按以有餓死之民仰為收瘞疾病共醫藥之其有遺弃子女照依

会典令州县官设法收养民之家有能自收养至二十口以上者题请

给与項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户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飢之後民食艰之忽而下雨耕種不容稍遲而

貧民耕粒无出耕牛无具请

勅有司者視或令富户借具于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

為措设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麥禾有望而民共慶于西成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于豐稔地方而令逃

人之法甚严民之流向他方者冒他人之户又亡冀之籍仍者恐留之

而有逃人既之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准居
住俟收成之後仍令各还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糊口
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年令民間每秋家
出粟麥貧富為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肯官吏因之為利
請
勅所在有司勸民或買义田或輸义年或義谷存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
糶之貸者量加耗利其貧者隨時給賑又令耆老人等公管
其出入有司勿預則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
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礼散利薄征之

遐棄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衷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恤之政令於救濟

所不容緩伏祈將臣愚見之言

勅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各各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于凋殘

田土得藉以耕種緣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民生

受一日之福矣

請開海運以備荒疏 康熙十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

奏為敬陳預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仰候
睿裁詳酌事臣惟淮揚地方為漕運咽喉南北要地與別處不同屢年
被災蒙
皇上破格蠲賑恩大而仁尽矣然而水災未退復旱且蝗米價較昔湧貴
臣聞人一日不再食則飢而糧之為物近則生長于地待成于時遠
則轉運于四方未有旦夕得也于備荒不在于臨時而在于豫畫今
淮揚本地之米既少又聞湖廣江西及上江等處亦多苦秋旱米
貴即臣郡安慶米價較之往年亦增數倍計今年上流米難到
淮揚者較往年必少此後米價亦必日貴乃一定之理必然之勢
也臣思備荒需粮別無奇策惟在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

通米價粮之有無而已近年浙撫臣范承謨行之已有成效臣聞山東之東府地方所產大小米麥黃黑豆等項舊日多至膠州等處再運至淮安之廟灣口沿海邊而行風順二三日可達商船往來終年絡繹自禁海以後粮食陳積每多聞其斗較淮為大價較淮為賤若動官帑採買轉運以備賑飢之用則錙銖不費而得粮多國帑不至甚縻飢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許下海之宸禁耳年年未有言開禁者皆蒙

宸綸切責臣何敢多言妄言但臣思禁者禁一切軍民人等私出海異也凡物民間不敢用獨

朝廷禁用之者名曰禁物今

朝廷以備荒之款、用地方職官、押官、較運官糧、出口船若干、入口照回船若干、往返有期、稽察甚易、問行數次、准足則止、此豈可謂開海禁乎、若以此為開海禁、則如近日福建發船下海、捕近島遊賊、亦可謂之開海禁耶、但其中有宜詳察確議者、一曰船隻之通融、二曰水程之遠近、三曰准斉兩地斗斛大小時價低昂之大概、此非可以算信、非可以理斷、必身在地方久諳風土者、方能洞悉、倘蒙

睿鑒、謂臣言無必不可行之處、乞

勅部酌議、行江南總督、總漕、該撫及東撫諸臣詳察熟計、以為應止則止、以為可行則行之、亦豫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也

請定水旱報免之法疏 康熙二十四年

經筵講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廷敬謹

奏為

聖澤已誕敷于下土

德音宜早沛于窮簷請

勅議水旱報免之法以暢

皇仁而慰民望事竊伏惟

皇上威福湛恩焴際天壤惻念黎元甚于赤子發倉庾蠲租賦弛

山海之禁謹供積之防重恤農功勤求民瘼所以安全兆姓之

道甚備茲者仰賴

皇上見使歲谷既登惟水災一事尤屢
厪慮夫水旱凶荒堯湯之世尚多矣惟其備多及于豫而賙當其急
故民恃以無恐臣于報免災荒敢因
聖意之所深念者少獻其末議焉臣前見山東巡撫徐旭齡于康熙二十
三年九月題報濟寧海豐霑化水災情形該部題覆行令委
官踏勘于十一月該撫題濟寧等各州縣成災分數並乞蠲免
分糧册結該部題覆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于二十四年四月巡撫
張鵬題濟寧等三州縣並無捏報被災分數照例請免本年
分糧該部乃覆准蠲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八閱月矣是
歲一水災之報也巡撫初題報其情形再題報其分數三題稱

無誤報，是一水災之免也。該部初覆令其委官踏勘，再覆令其分晰地畝高下，及其具題至于三也。然後覆免，是則自報至免，必按具題，共三；户部題覆，共三，一了而六疏奏

聞。上勞

聖覽，以致

德音下逮。近有已過半年，遠者將不止一載。在

皇上恤民之意，欲以使其勤，而在所司出納之際，以致其遲遲者，非故為是鄭重也。所行之例則然耳。且愚謂被災之分數，不見于地畝高下之間，而地畝之高下，不宜分晰于分數多寡之內。蓋再踏而該部即具覆矣，不必駁查至再而具覆題至三也。如是，則上宣

聖主軫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猾吏奸胥因為弊竇。況該部

既行令委官踏勘于初，又行令分晰地畝高下于再，其分數高

下，得來惟以巡撫之具題為據，不見有所增減其間。昨准部行亦

是虛文，再致愆覓乃已。臣請于是撫具題分數之後，既有冊結，乃

批候部覆。其衷趨免更不必再致務取早結為便。昔漢武帝

使汲黯視河內火，還報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武

帝賢而釋之。夫黯所視者火，而能賑其水旱，黯不以犯其職自解，武

帝不以矯制罪黯，蓋急民之急也。昔人傳救荒為極要關，若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月，始佈

諭旨、
皇上法天怙冒之心、必不若是臣之所見實
聖意之所及、故敢進其愚誠、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

請專守令考成疏 康熙二十八年

協理陝西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楊敬儒謹
奏、為大澤已沛
皇仁、於流及貧吏治、請敕並專守令考成以鼓舞民之實心以收救荒

之実效予日業於庁備焚有於吏業

皇上清身撥置壹考府我以来夙夜思維無妄言之

告以作報猶提舵の年外吏頗書民間銀敢不数陰一体以備萬差之

拯擇予欽哉我

皇上為生民天愛民若子凡勤政讓予班朝廷有無一時一刻不以民生

為念迎於歲補苦旱多工省同以关開物

命部勇踏驗蠲租之

仰/随猶賑郵之典使下至于傳奔慶功夫而议稍彌但農民而復貢稅

仰見

皇上憂民之心有加無已也但思

聖意之法屬吾等而內府之金多有數且各處存庫之數之處退見在撥

術之儀理財日不暇於朝夕撥補之饑民似將以報

回見而撫赤子稍首

皇上之生恩于萬一耳、全在難民之更其大恩見在外有困乎日困循塞

查、勿農務業之故無田及遇水旱使價不圓加之以對曰簽在

天時拒敵對曰恩多

皇上要經高卧坐視百姓之饑寒、而竟同局外、為督撫身、自請勸傷

聯而外被方設施之處法亦要暴不設及于、百不知

皇上之設官仍于各官之目尽仍敢也、查二十年大同被災、

特先接日題請將長子令君佳奠善調補雲屬旦撫養饑民、必賞

良吏久任

聖明洞鑒中矣、然守令職在愛民、舉動已有常例、然平日之整飭易而託

儲蓄年之調劑維而借貸熟知明而豈罰丈破積習安於引愛民之

實心、而奮興其才能力、且備考成之法、一舉以致義之能者為倍努

有方、實家安眾、其所以上考經權、以民政不修、戶口流亡、其所以不及

題參、夫一州系係其一州之民、一縣系係其一縣之民、而府道司院亦以

督積责任、速加整剔乎、察吏以安民、誠今日之最要、其為白點全

無術、不能作無益之舉也、夫善教養者在乎因時補救、隨地施恩、

豈必不出己資哉、本地方年分豐歉、而中上之戶蓄積間有

同族可以相周、比鄰可以共保、有司誠以實心行之、或勸貸以通

貧官或平價以疏積儲或通商以均有無至于伸其官民之義
勸其多寡勿拘成數捐資代民完賦以本地之財出救本地之
飢民先造而建設以本地之父母勸本地之弟子尤較而易從昔賢
鄉鄰共修乃之一郡歷有成數設在今日之州縣獨不可假而行之乎是
救荒一策正考校試才之大端也抑臣更有請者飢荒之成不成于見
年而成于比年今報災地方先將

皇上

然聞有因被災分數例不合未經題報者其目下之餬口可免而
來春之望平孔亟遇豐則接濟有資再歉則飢寒立至不可不
豫為籌畫也請以後通行各直省嗣後被災五分以下不在題免
之內者俱許報災

上聞、而恐為老成有司勸加考課、無愛功名、自不得不愛百姓、才能自顯、請以赴任者之始、班而留、凡督以廣儲蓄謀、布有者、且莫不經營于未蒞之先矣、又何至臨事乃周章、素手無措、以致煩擾紛擾之紛紛哉、

請撥後兵餉疏 康熙四十二年

巡視東城福建道監察御史臣李發甲謹

奏、為被災之黎、流移可憫、賑濟之術、全在可疏散、請廣勅接續以

全民命乎前臘一山東七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
特簡在廷大小臣工、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復遣六
旗官員親赴濟兗東青登萊等府、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洪恩一時、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我
皇上天地為心、審慮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山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原腹心樞紐之區、數百萬生靈、
實為我
國家之元氣、臣詢自入夏以來、陰冷異常、秋禾無望、甚至棍炊
析莖水草樹皮、無不搜取爭食、老幼猶藉斗升為活、餘少壯

隣男婦乞食他鄉，又因白晝畫通衢，已有剝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苟延旦夕之命，而計維須臾，安能依救，不暇顧情，乃又聞東直鬻子，正定百姓掘桑麻根，聊充一飽。古有人相食之慘，此情其大可惻也。凡此赤子，飢饉迫之於前，死亡繼之於後，仰惡毋不能保其子，而偶此輩之能不坐而待斃乎哉？且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江南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萬井里，咸成饑夫，目無故舊，身離分女，日則乃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古至地方不能容留，有絕之虞。野離之境外者矣，苟顛沛流离，啼飢號寒之際，若不預為稍救，則時際隆冬凍餒，青黃不接，不填于溝壑，即散依于萑

存亡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

皇上至德深仁聲靈赫濯豈無狂逞横為之民必然撲古致傷邦

在于幾先毋待及後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默之過慮也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通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其各

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覔果存恤免致流離並令安置得所再有

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凡若干民者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者

可望還鄉待與者得甦殘息庶幾上慰我

皇上已飢已溺之懷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

之邳泗盱徐等州縣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省督撫彙報業蒙

皇上發粟賑濟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沾

聽

典撫覈其中有迯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員司加意查明勉力存養俟來秋沿途各官資助路費送回復業如此則我

皇上以傷怪保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離困苦之民不致相煽為匪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萃判於此哉

國家所以杜絕株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休在是矣

請發糧便民疏　康熙四十三年

巡按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申喬謹

奏、

為倉谷出借生弊、請發糶使民不致日有得常平倉谷、原以救荒備賑、又慮積久貯年久、或致浥爛、故設有出陳易新之法、每年以一半存倉、備賑一半于青黃不接之時、借給貧民、令其秋收照數還倉、造冊報部、并批布政使詳稱湖南積貯倉谷、各府州縣、遵照春借秋完之例、于每年奏銷前盤查出結後、即令州縣衛所遵行出借、令查各州縣于秋成後、有具報還倉者、亦有拖欠逾年、倍比不完、吏胥累年積欠、以致官受參罰者、緣該州縣多為揑報虛名冒借、侵欠不完、致倉項虛懸、官徒受累、民不沾惠、更有可疑者、州縣倉谷于每年奏銷前、知府盤查出結後、即令出借于民、倘州縣或有虧空、知府不難徇庇、以盤後旋借為辭、假捏借領謊

造花户冊籍、使可稽飭、及秋成無補、又恐春罰遲、捏報收還次年
盤查、仍蹈舊轍、遞年遞蓋、弊無底止、查從前報參各官、每有舍
谷不清、未必人人田亡故、是出借之法、未若糶糶之為便、且各省亦
有存七糶三之例、請照康熙三十年前題請糶賣之法、于每歲春
初、按數減糶、以平市價、等因呈詳前來、臣思倉谷一項、將一半于
春初借給窮民、秋收還倉、其法未為不善、但日久弊生、或捏覈
假名冒借、或州縣務空捏造、均未可定、且州縣出借、亦止借與有
田之户、以防拖欠、而無田者原不能希冀升斗、其借與有田之家、又
必取保户結狀、以備查追、保户猜勒需索、十去二三、
朝廷虛有借給之名、而窮民不蒙借給之惠、相應據詳題請、仰祈

皇上勅部、嗣後將湖南各屬、積貯倉谷、仍照前撫臣題請糶賣之

法、倣各省存七糶三之例、于每年春初谷貴時、按三分數減價發

糶、止許賣給真正窮民、多不過五斗、其所賣谷價、不必解府、致有

出入留難、該州縣即眼同佐貳首領及該學教官、併同城分防武職、

驗明收貯縣庫、仍出結具報、以杜侵挪、俟秋成後、照時價買補、如

有贏餘、即多買谷石存倉、報明備賑、下年知府照買數盤查、其

有虧空、即以侵欺詳參、如此則倉谷俱得以實貯、貧民均蒙利益、而

捏虧假冒之弊、從此永杜、州縣虧空之弊、亦難掩蓋矣、

請早借倉谷疏　康熙四十五年

題據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趙申喬以

奏為小民粒食維艱懇請早借倉谷拯窮臣看得湖南各屬積貯倉谷例于每年青黃不接之時將一半借給窮民一半存倉備賑遵行已久前據布政使詳據桂陽等縣詳稱去歲秋穫不登米價騰貴目今東作方興窮民乏食懇將倉谷早為借給併懇于借給之外酌量多借該司以多借之處不便允行請照往例借給一半餘存一半加謹收貯等因前來隨經批令通飭各屬一体照例借給以紓艱食如有棍蠹冒領及州縣虧空借端開銷並查出定行

參究批飭遵照存案且查湖南之民全賴耕種為常上年自
夏徂秋旱甚為居業將安仁等六縣先後具疏題報已沐
皇恩蠲賑其餘各州縣多未成災而秋收甚欠民鮮蓋藏以致今之谷
價高騰在之逼雜不惟貧窮苦日食無措即有銀者亦無谷可買
各屬捐積谷石原蒙
皇上軫恤民依積貯以備荒歉今湖南倉谷照例借給一半外其一半存
倉之谷亦係備賑之項且請行令藩司移飭該州縣確查真正
飢民籍為名者務俾乏食窮黎得沾恩惠仍應飭不許豪
強官户假捏多領俟秋收時着令一併照數還倉俾小民不致
失所而農民得免廢弛湖南數百萬生靈均沐

皇恩於靡既矣、

請違縣災黎疏　康熙五十三年

順天府府尹臣王懿謹

奏為賑荒之

皇仁已沛、飢民之待救方殷、敬攄末議、以冀穌窮黎事、臣一腐儒、遭逢

聖主由詞臣拔至三路、漸歷今職、受

恩深重、迥異尋常、並捐頂踵、糜身報稱、苟有一得、何敢以非己職掌、推

諉緘默、自干罪戾、臣竊聞甘寧等處、偶值荒旱

皇上如傷念切、

特命速行賑濟、全活甚衆、又由

代諸臣之情、暫開捐納保赤之誠、真千古未有也、独九州议陕西開捐

允行、而捐納人員奔馳数千里、無論道遠難致、即或有之亦動需數月、及

一案已經累月、迨议上

捐納銀官收方议糴米、待米先集、方始發賑、更不知幾何時也、

丈萬口嗷嗷之朝不謀夕、民尚可須臾緩耶、且目見本例之開、于外省

者、包攬奸徒以為壟斷、任手官役、視為利藪、究之利歸私囊、而

于国计民生毫無裨益、其究不过朦混报曰收銀幾十萬兩、買

米幾十萬石、又报曰散給幾十萬口、其間以無為有、以多為少數

上聞下其樂尚恐足哉臣愚以為救荒莫于救焚極飢莫于極

溺當此時而議拯救誠有不可少延旦夕者合無先行

勅令山西河南兩省將見存各解庫銀解往陝西督臣交收令其遴

選能員于産米之處多方購買星馳運至西延被災一帶地方

特命甘肅撫臣飭所屬州縣作速實在放賑又令各道官庶加督率

撫臣亦不時親身稽查稍有遲延即加參處庶饑之自官者

可無後時之懲而受之于民者得慰及時之望矣至于例之開冀

若一归于户部不惟地近則捐員易于為力而奏入公帑必多且餉糈不止

一人而侵欲包攬者必少而間有一二假冒載之外省之百弊叢生相

未不奪倖徒而以發去兩省庫銀之數計其多寡為捐納之數

[illegible]
而救援荷、印行停止、如是則捐方為實在之捐、賑方為實在之賑、實
皇仁而卹災黎、庶乎其有濟也、

請籌閩省平糶之法疏　雍正四年

總督浙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
高其倬謹
奏、竊臣細看福建情形、福泉漳汀四府、產米不敷民食、泉漳更甚、每年至二月三月平糶不能不行、米谷一節最為福省第一緊要之事、

而歷年以來，平糶之中積有二大病，以致官廩日虛，刁風日熾。此二病不除，雖足充實倉儲，接濟民食。其一則從前各官交盤存價，收貯所作之價，又以不數買補之價，豈有不肯收受之員，加以上司之抑勒，申口之調停，而不得不收，是以日見空虛，竟無彌補。臣見在徹底清盤，務遵定章，此弊容臣查清，另行具奏。其一則年年平糶之價太賤，即本福州一府而言，歷年即極豐之歲，最賤之價，米未有賣至一兩一石者，向時督撫但討目前百姓之稱揚，不顧將來買補之無法，平糶之米，每石價減至一兩，且有不及一兩止賣九錢者，此其米石極賤之時所不能有之價。下屬奉批，收存此價，欲買之本處，則本處無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而買欲買之外省，外省豈有一兩及九錢

一石之米而買其各項運脚費仍而出、是以屬官之中亦有尚願籌
捐者、務價短絀買、惟付之束手無策、聽其空虛、待受參處耳、
而中間因糶價太賤、更生一大弊端、姦民豪棍、乘此謀利、得米到
手、輾轉之間、即有餘利、而窮民亦相附和、若設法愈密、而其術愈
巧、竟視平糶為其一項大生意、往往借米價昂貴、即鼓煽窮民、忍
擁官府、壓之以官者、受民之說、迎之以人情、洶洶之勢、相沿究竟其
意竟欲平糶之米、一歲早似一歲、平糶之價一年賤似一年、所以從前有糶
價太賤、且在於、即行平糶者、不知此不過米價稍貴、非飢荒可比、米
價稍貴、乃遂為此、若實遇荒年、將何以處、且細看季妥、併此糶價
太賤一節、若不極力挽回、則福省之倉儲、雖日空虛、民食終不能

接濟。臣之愚見，外府州福州府來年平糶，視米之程分高下，每石定
以一兩二錢或一兩三分，谷亦視其程分高下，每石定以六分五分或
六分，其各倉・谷亦有在倉年久及當日收倉之時程分即依此再
隨宜酌定。至于谷外府州縣亦隨其平糶時米之貴賤定價，總之
此計算本地秋收以後既平之價為準，務使兌糶之後仍可以本處
或外省買運還倉，乃可源源接濟，不至一糶不繼。但愚民止顧目前，
不計久遠，止知目前得賤價之米之好，不知將來無接濟之米之
苦。又以為臣不如從前督撫之愛民，加以閩俗澆薄，刁棍很多，而
紳衿之多又非江浙而和之，恐有扞格騰謗之風，但臣為地方長
久之計，初行之時若少畏難沮，與何所底止哉。臣亦不敢孟浪從事。

已詳細熟計豫期先行多方曉諭俾各紳士軍民咸知 臣等恐
京是為百姓計慮久遠即使價稍有餘裕仍添買谷石米以濟
閩民並無毫自為之私而少堅定持之自然信從所以其平糶之
時並不必太早然亦不能太遲 臣酌量緩急次第辦理再行具奏
所有情節 臣謹據實奏
訓再
閩省情勢倉儲 豈數民間識者皆知米谷多餘則人情安定
辦理曉諭一切易行所有江省之谷久蒙
聖
諭運江省自、、米易谷運送但早則更為有益伏乞
訓示
再今江省早趁北風多時發運不必拘定二十萬石隨得隨發則
趁風速到若少遲延省風一多船難行走不能刻期至閩 臣謹一

併奏懇

旨仰祈

睿鑒

請開臺灣運米之禁疏　雍正四年

總督浙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

高其倬謹

奏為請開臺灣運米之禁接濟泉漳民食事竊查閩省泉漳

二府向資臺米以濟民食自朱一貴案後巡臺御史禁其運出

接濟洋盜，又趕趕民搬運，以至臺灣米價騰貴，或生事端，
禁止不許過海，泉漳之民有米無米，在所不顧，不知臺灣地廣民
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為自身食
用，亦圖賣出價銀，一行禁止，則囤積之米廢為無用，況不便於臺
灣，又不便於泉漳，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民亦勢
不能不賣，查禁賈民不過徒生官役索賄私放之弊，臣以為遏
米之禁宜酌籌變通，查閱通臺米，其益有四，一泉漳二府之民
有所資藉，不至乏食，二臺灣之民，況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
之益，則閒田愈力，三可免泉漳臺灣之民因米禁出入之故受掯
勒需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賣福州之米，福

民亦稍免乏少之米虞。日後將應行開禁情節，繕摺請
旨。至開通米禁，有須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慮。其一恐泉漳之民任
意搬買，致至臺灣米貴。查臺地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食，間設
應于禾成之時，詳加稽查，若臺灣豐熟，即開米禁；倘年成歉薄，
即禁止販買。若六年歲稍豐，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屆亦即隨時查
禁，必不致殊乏蓋藏。又其一恐買米之船，接濟洋盜。查海洋之
中，封米為盜者頗多，買米為盜者實少。閩地歷來諸臣，先于去
歲之過計，日亦不敢不于此詳細周防。陶役泉漳之民，過臺買米
者，俱令于本地方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載往某處販賣，取
具聯保，詳報臣等衙門，即允行臺灣及該處之府縣，兩處稽

查、必有不到即係偷賣、必嚴懲聯保究出本船之人從重處、必此查防、自不致接濟洋盜矣、

豫籌買米以備平糶疏　雍正五年

總督浙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謹

奏、為豫籌買米以備平糶事、竊查福建福興泉漳汀五府及厦门金门海壇銅山南澳各處、兵民稠密、食米頗多、至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頓昂、每須米石平糶、以資民食、以平市價、今年仰荷

皇上截留江南漕米十萬石、浙江漕米易谷二十萬石、又浙省透運谷

五千七百五十八石零、又撥江西米見已運到者二萬四千七百石零、

又昔鮭孔運到米四千五百四十八石、源源接濟、分撥平糶、是以

米價平減、民情安帖、兹當夏末平糶甫竣、各屬報數未齊、約

計米糶十之七八、谷糶十之一二、容臣確核石數、糶價、另行題報外、臣

思閩省米歲歲糶、在于今歲豫籌、查通省見經盤查實貯各

共七十五萬九千餘石、又加以今年運來浙谷、以之料理來年平糶、是

數有餘、但閩地之谷糶多則易、買之還補維艱、況當閏年、尤難財

之谷、不敢輕言奏糶、況不擬糶倉谷、應思籌濟之法、臣查江

南漕米一項、約糶價銀有七八萬兩、臣愚昧之見、請于八月間

收春屯銀即在本省上游量買米石運省再委員赴外省年豐米足之處買運米石于冬底春初到江自海口趁北風運至閩省正值三月將糶之時合今年所餘江南截漕米石一併分糶倘少有不敷再酌以倉谷中之確應出陳易新者畧行配糶即可接濟一則多減省平糶之倉谷再則舳艫相望民間米價不抑自平其糶出之有盈虧餘即行造册題報于來歲添買米石或充兵餉年年照此料理買得一分之米即省一分之谷且可平市價之翔昂似有裨益臣請自任辦理凡有虧空與匿惟臣自問再遴員購運俱須及時臣謹一面量行先將動銀三四萬兩分頭辦買除臣另行會題外謹將情形繕摺奏

聞、

謹請籌使民買食之法疏 雍正十一年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粮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

鄂彌達謹

奏、為謹籌便益貧民買食之法仰冀

睿鑒事、竊查米價騰貴皆由囤戶居奇、彼等開張米舖惟利是圖

往々捏作謠言、增長米價或云風為旱兆或云雨係水徵一日之間

頻增價值一店長價、諸店皆然名曰齊行、莫敢異議官民家

有畜積、任其高擡、于已無損、惟手藝貧民、終日拮据、不供饔飧、蓋肩挑負販、爲人傭工、一日所得無幾、即遇官府有平糶倉谷、不过一升半升、日糴日食而已、無力多買、又不能戶戶有碾米之具、且以終日鹿鹿、並無餘暇、故寧貴價向米舖糴米、非不知官賣谷石價賤、不得已也、以故欲惠及貧民、無如官開米局、臣生長京師、目擊八旗白

皇上降旨設立米局以來、歷年米價、皆未昂貴、總由米局價平、故困戶不能射利、法良意美、實可通行、伏念粵東省會之區、貧民待哺尤衆、姦民乘机射利、往往高價病民、臣擬于粵東省城設立米局三處、南門設一米局、動廣州府倉谷、以該府倉大使

管理東门設一米局、動番禺县倉谷、以該县典史管理、西门
設一米局、動南海县倉谷、以該移駐之县丞管理、各局將日逐
糶賣數目、每日揩報、各营府县稽查、該府县十日一報司道存
案、仍令粮驛道不時稽查、察其米價、則覈定倉斗一兩一石永
成定例、名減去增、倘市價減至一兩以內、仍聽民自向各店買食
市價稍昂、市照定價一兩糶賣、其赴局零買共用銀用斗聽
隨民便、仍不許買至一斗以外、致啟販賣之端、賣出價銀、則令
隨便赴谷廠地方採買、源源轉運、夫價有定額、則胥吏無所
容私、局免常閉、則囤户無能專利、一切肩挑負販傭工覓食
之人三五零多、取攜皆便矣、至各府郡城市將府倉谷石碾米

督考覈道□□

聞司比照省司之例，仍責令該管道員稽查，似亦可以一體

通行，伏祈

皇上睿鑒，

請加賑災黎　雍正十一年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院掌

院學士臣張廷玉謹

奏，為懇

恩捐升原銜以廣

皇仁。至我

皇上至聖至仁如天自臨御以來旰食宵衣勤求民隱欽佚廑海內外無一夫不獲其所日旬侍

形

諱知之更為親切本月十日蒙

旨給假回籍舉行先日祀典由京師啟程經由北直州縣訪察地方情形知秋成尚豐稔之處頗多惟近河低窪之地曾遭值水患仰蒙

天恩賑濟窮黎得以存養黃童白叟無不感激涕零但被水州縣輕重不同其中有偏重之處已歷數月積潦未消難以佈種麥失業之民竟有輕去其鄉覓食异地者目前為時尚足明歲

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際、閭閻自倍覺艱難、倘蒙
聖恩勅令督臣詳確查明、仿照從前江南山東等處之例、於明春例在
停賑之後、加賑兩月、或四十日、再
勅督臣河臣查該地方、若有應脩之工程、酌議舉行、並將轉徙異鄉者、給
與口糧、招致回籍、如此則窮民于領賑之外、又傭工以餬其口、一家
老幼、俱得養濟、更屬
聖主浩蕩之鴻施矣、

請修地治備荒政　乾隆元年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臣方苞謹

奏為請推

聖恩以厚民生兼修地治以承我

皇上臨御以來至孝深仁遠猷善政下逮民志上順

天心時雨時暘百產殷阜豐穰相繼不下可知但以四海九州之大欲其堯舜之聖不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偏歉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

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悉無遺今年二月初一日臣等于通州恭迎

聖駕臣到

行據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于義奏摺

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肯實

播土恩

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准廷議獨存捐監一項以備賑恤

勿充他費凡臣民公古聖王視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之實政也

臣苞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

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其法失傳然每遇

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入

九月後甲口收之情狀顯見然後入告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聞荒振立下
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糶惟恐後世時然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
旨數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
不至過多救荒遲則帑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此今古所同然者
聖恩所共悉也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即據實奏報七月中旬即親
定災傷分數並乏食人數造册上
聞並一州一邑之中田有高下傷水傷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
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户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
發常平倉谷招商通糶勸諭富民兆借籽種聽恤孫寡無

告、而災乃弭矣、其災大者、則請動庫金修城浚隍、葺理倉廒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于四郊相度支河稽孚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廪谷、俾任役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為粟亦多易周而乃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于興功築而兼之宜早、若待民已疲飢、則丁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更有請者、古者城必有池、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公立司險掌周之交以道守政、設特惟溝樹耳、凡國都暨近郊遠郊、必設溝樹三重、皆邑一重、蓋古者有城即有池、故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詩曰築城伊淢、池毋淢、即周公交許謂溝也、本無城而創作則鼓土而溝形已具矣、本有城則以築外垣、俾附城之民得保焉、而春秋

傳以爲郛郭保也、不獨通川之地、浚溝亦多以爲池、即地不通
川、而溝深三丈則行潦所滙聚、城市之流澌、达成涇淤可以限戎
馬之奔馳、制盜賊之道逸、春秋戰国時、有建數国之師、攻彈丸
小邑而不能入者、有溝以爲限、有樹以爲蔽、則守禦易而圍攻難
也、自秦人墮壞城手塹漢魏以後、盜賊猝起、戮州屠邑千里無
留行、盡古法遂廢、州县或無城、或有城而卑且惡、或城固可倚而無
溝樹以爲阻固耳、詳稽前史、证以近代所見聞、前城堅而有溝樹
守禦得其方、並敵强梗、絶莫能攀援也、聖人安不忘危、則国家
閑暇、城堡溝樹之政、宜及時修舉明矣、更有請者、吳楚蜀越
徼之地、皆積川流塘堰、以灌杭稻、不專恃雨澤、明太祖常慮民

間不敢種閑支河而大塘大堰又有民力不能自興築者洪武二十八年嘗閘天下支河九千二百有奇與塘堰四萬九百八十有奇民皆利之狀也

皇上勅下督撫令各州縣詳詢耆民躬自踏看凡近川之地可開支河俚湖之區可興大圩為大塘大堰宜創作修復者一一詳報督撫查審明並估計工程于一年內陸續造冊具題存部共五省塘堰圩堤可與者少則壹千家數百家之額集宜開溝渠築陂堰共亦造冊具題存部但遇減收之年即及時興作以聚窮民其要地城池則豈但以次治之數十年之後天下郡州縣治及大鎮大集無不自外設濠樹之阻平時可以備盜賊有事可以固疆圉天下河道橋梁圩

堤塘堰無不修治以助人力所不逮補旱潦之或偏一舉而兩善
備焉至于濱湖之地並不能無廢田而當荒歉之年官給原價以
買之民之懽作踴躍毋更役

皇上

賑賜等款再廢閒之不充然聞從前捐例通計監生一項歲不
下五七十萬今諸例不開此項亦久既多而下現民之上懇

天心自

以往荒設必漸少且審度緩急量歲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
充也通計每年所荒工營等款以其遠近苗洞出入各州縣之城堡
濱湖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徼之交次之圩堤塘堰次之北
方大鎮集之濱垣次之海內要地之城池次之然後擇小者以次而偏
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偏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為

聚落其雖只自便蓋吳楚蜀越徼嶺徼之支沙圩堤墻垣見侍
則裏奴倍多北方鎮集先修則盜賊易詰故與作之序次如此
臣夙負罪愆爲
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爲
世宗憲皇帝宥及全家擢居令職又爲
皇上再召入
南書房臣隊三入皆
俞允故敢冒言
國政之大者伏惟
皇上裁察

請賑恤以濟民食疏　乾隆三年

協理江南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倪國璉謹

奏為請

旨賑恤以濟民食事。仰惟我

皇上深仁厚澤，視民如傷。因去年麥秋之偶歉，切宵旰念已。

聖懷，尤念今值青黃不接，民食維艱，

特諭廷臣各抒碩畫，務使民皆得穀，不致乏食。大小臣工無不仰體

天心，或以議發倉平糶，開局截漕，共亦既云不周詳矣。臣愚昧以為現在

情形，尤有亟于平糶者，以散賑一事。蓋平糶所以平市價，而散賑計

以拯窮黎。京師聚集人多，地方廣闊，其無業而貧苦者，其欲糴

升斗亦若無多，此時最為艱迫，若非加之賑給，實難自存，且窮

計其當急賑者，約有數百，請為我

皇上陳之，

一去年被水地方之宜為再賑也，然賴拱衛之地

恩宜加厚，澤務勤施，去夏發水之後，我

皇上天恩浩蕩，速宣賚帑，查察散給，小民咸獲安全，今值青黃不

接，民生愈多艱乏，仰祈

皇上勅諭督臣，以今地方官仍查去年散賞冊籍，依照丁口大小，各給一月

之糧，酌量動用倉儲，備宜折銀，亦從其便，或去年因災流移，乘審

領賞者，亦並查明補賑，又被災最重者，報部，俟准開銷，

一京師各府州县学贫生之宜為分賑也士為四民之首若恒產而
有恒心待之原宜從厚我
皇上天治光昭
佑学礼成诸臣汪濊使紳矣不感激鼓舞今直省各学生員其間貧
吾共值此米貴之時詩書不可以療飢妻子啼號而相対賑之此
宜最急者查各處原有貧生毋籍宜
勅督撫会同学臣為令各学教官实心查一開極貧次貧等生員分別
賑給務令貧生得沐
天恩毋使胥役等胃閒中飽若有弊端將教官從重参處
一五城之飯廠宜于城外远處增设添賑也查京城设立飯廠实在

有益又蒙

皇上天恩加恩賞先期所活貧民莫可勝計惟思京師附近數百里去

城稍遠之地皆不能及自今秋貴糧食凡離城窵遠之窮民及

老幼婦女勢不能遠赴移民待哺若望甘霖臣愚以為宜于外

城關廂地方村居稠密之所增設飯廠數處或一月或兩月為止

照城御史分差司坊官員督率向來曾經料理飯廠人役入法

散給先期出示報名酌量人數多寡請旨賑

以上三條全在地方官實心酌量妥任得人務使

恩及窮民實在有濟則人情惟感欣悦自然仰答

天和甘雨應時而霑足秋收從此而豐盈矣

皇上勤恤民隱之殷怪于此得以少紓矣